

海瑞

邓加荣·龚玉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瑞



海 瑞

邓加荣 龚 玉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瑞

作 者： 邓加荣 龚 玉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责任校对： 张秀枫

装帧设计： 龙振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4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387 - 0684 - 4/I · 1329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 第一章:洞庭湖受阻 /1
- 第二章:豆腐店风波 /29
- 第三章:“山字笔架”官 /56
- 第四章:智打胡衙内 /75
- 第五章:力翻三审案 /90
- 第六章:巧拦五彩轿 /108
- 第七章:计诈南监牢 /126
- 第八章:风险阎王渡 /150
- 第九章:知县跪大堂 /167
- 第十章:三女抢死牌 /186
- 第十一章:夜送蝮蛇胆 /213

第十二章:主事审丞相	/235
第十三章:共诛严世蕃	/257
第十四章:奏本骂皇帝	/272
第十五章:三上陈情表	/289
第十六章:巡抚大红袍	/303
第十七章:海龙王罢官	/327
第十八章:封钦差生祭	/348
第十九章:三搜丞相府	/379
第二十章:又见海青天	/412

第一章 洞庭湖受阻

即使是在四百年前，广州也有说不尽的繁华。五羊神没有选错地方，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三江会合，五海通航，车毂辐辏，帆樯云集，内连九州，外通西洋，做买做卖的人山人海，来自海内外的各色货物堆积如山，琳琅满目，光怪陆离，让人眼花缭乱。那叫买叫卖的声音一天到晚嘈嚷不停，透露出撩拨人心的火爆。特别是在沙面一带，沿着烟波浩渺的珠江，那番生意兴隆的火爆劲儿，更是书写不尽。人们都知道宋朝都城汴梁的繁华，因为它让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给活龙活现地合盘托了出来，至今，汴河两岸的那番热闹风光还让人咂舌赞叹，每当谈起，那仰慕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可惜的是，张择端没有生在明代中叶，没有到过广州，如果他这时候能够来到广州，画一幅《珠江灯火图》来，这里的十里长街景色只能是更加繁华似锦，更加烟花烂漫。

海安在街头上足足地逛了一天，好心的主人特准了他一天假，充分地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毕竟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一向居住在地僻天荒、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上，所见所闻都只在那块有限的天地里；今天，他算是大开了眼界，一下子闯进这样一个大码头里，看得他眼花缭乱，笑逐颜开，嘴巴子都合不上。不仅花里胡哨的商品、稀奇古怪的五行八作、各种醒档的艺人们献技，是他过去见所未见的，更让他感到新奇的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见到了一些金发碧眼的红毛外国人和头戴毡帽留着

两撇山羊胡子的波斯胡商。那些波斯胡商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撩起长袍拿起小手鼓踢踢踏踏地扭起舞来，招惹周围的人一阵捧腹大笑。

直到暮霭苍茫、万家灯火时刻，海安才像放飞了一天的小鸟疲倦地回到巢穴里来。当他走进客栈大院收敛起逛了一天的野性，轻手轻脚地推开主人房门时，不由得使他大吃一惊，主人还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恭写大块文章呢。

“老爷，考场里的事情不是已经完了吗？怎么还在做文章呢？这不是拜完天地再修眉开脸，多此一举吗？”

海安的主人海瑞三十多岁，生得眉清目朗，鼻正口方，颌下留着短短的胡须，脸上是坚定的线条、笔直的纹路和庄端肃穆的神情，虽然给人留有一丝不苟的自尊和不可侵犯的执着的印象，但却丝毫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感觉，那不时闪露出的温和目光便能说明一切。他衣着朴素，冠带整齐，与他那奇伟的身躯正好适称，由内至外显现着一个非凡的品格。

海瑞神态安详地放下了笔，不甚在意地抬眼望了望海安，目光在海安的脸上转了一圈之后，不由得也为他在街上逛了一天而流露出的兴奋劲儿所感染，眼角边流露出一丝浅浅的微笑；但很快就收敛起来，一脸严肃认真的神情说：“文章，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用的，不是拿来换取功名的，仅靠临场写出三篇好文章，就是字字珠玑，笔笔有神，搏得个状元、探花什么的，如果不能安邦治国、经时济世，也还是个绣花枕头、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像这样地读书进学、安身立命，是与古来的圣贤之道背道而驰的！”

海安困惑没解、且多少带有抱怨的神情望着主人说：“老爷，听你这些话真有些让人不懂。真的！天底下那么多的读书人，他们费劲巴力、起五更爬半夜地攻读为的是啥……？”

“为的啥？”

“还不就是为了那一条。”

“你说的对，有些人是为了那一条！宋朝时候就有个读书人说过：‘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这种事情，我……”

海安眼睛忽地一亮，机敏伶俐地说：“老爷，是哪五个字？我猜着了，就是‘做官当老爷’，你说对不对？”

海瑞看了他一眼，淡淡地一笑。

海安便又进一步自作聪明地说：“老爷呀，老爷，你可真是！什么事情都是榔头对锤子，硬碰硬地叫真儿。难怪乡里人们都叫你道学先生呢！”停了一会，他一脸狡黠、并带有几分神奇地说，“老爷，你没听人说考上进士，做官当老爷的好处吗？”

海瑞被海安这种神秘而又自得的神情给弄糊涂了，连忙问道：“有什么好处？”

海安见老爷问，更加得意地卖弄说：“老爷要知道做官的好处，听小的给你慢慢地道来！如今，外面都流传这样四句话，说一旦考中做了官，立马就可以‘刻它一部稿，娶它一房小，坐它一顶轿，银子捞它不老少！’”

“哼，像这等官儿，猪狗不如！”海瑞厌恶地甩了一下袍袖，随即转过身去又俯在案上，字斟句酌地去修改他的那篇《治黎策》来。

在离开喧哗闹市区稍远，但仍属于繁华边缘之处的“海南驿馆”里，是一片灯光烛影，笑语欢声，觥筹交错，管弦清音。驿馆的大门正对着珠江，在黝黑的夜色里滔滔江水奔流南下，发出哗哗的拍岸声响，江上舟船密集，满江灯火照得如同白昼，驿馆屋檐下面的一块匾额被照得清清楚楚，远远就望到那用敦实浑厚的魏碑体写的四个大字：“海南驿馆”。在大门两旁还挂有一副木刻楹联：“龙腾大海九州雨；虎跃青山两肋风。”

原来，这块匾额和楹联都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海南籍正德年间进士、现任福建省提学的二品大员朱镇山。眼下，他正坐在

驿馆的正堂里筵请海南籍宾客，在灯光烛影之下开怀畅饮呢。他满怀豪情，带着一副自得自信的神态，对客侃侃而谈：

“我们海南，虽然是地居一隅，海角天涯，与京城远隔万里，但是‘文教昌明’四字，却自唐、宋先贤们接踵相继地宏扬光大以来，一直不曾落在他乡之后。远的不说，就以我朝而论吧，身居宰辅的，就有邱浚邱相爷；而入廊庙之中，身居二、三品高位的大员们，百余年来更是人材辈出，接踵不断！今天，适逢省里开科取士之日，我朱某人是因公务路经本地的，不期遇此龙虎风云际会之日，因此特地备下这杯薄酒，请我海南籍乡友来会，一则聚在一起叙叙乡情；二则，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便是在这里等候佳音，看我海南又有几人得以高登金榜！”

座中一位留着五绺长髯，说话略带些口吃的候补同知举杯说道：“这酒喝得有味，有意思！都是提学朱公的一番雅望，我们才有机缘欢聚一堂！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共同度此良宵，度此千金不换的良宵！”

“确实是千金不换！我们都是海南人，大家一边饮酒，一边静候佳音，看看我乡又有几位脱颖而出的俊士，确有不俗的雅趣。”又有一位带髯须的人说。

“只怕这后起之秀，为我海南增添的光彩，他年不在朱公之下了！”一位长者眼里射出明亮的睿智之光说。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朱某怎在话下！”看起来，这位提学还真有敬重前贤、寄望后生的海量。很显然，这是一位襟怀宽广、气度不凡的人。他豪情满怀地饮酒，豪情满怀地让着客人。大家说说笑笑，充满着一个共同的愿望，或者说充满着完全相同的自信心，认为一向英才辈出的海南，在这次乡试里出现三五个崭露头角的俊才为海南争光，是毫无疑问的。

远处不时传来鞭炮声，此起彼伏，噼里啪啦地撩拨起人们渴望的心情，脸色都有被那响声所激起的兴奋，而且变得越来越

红，越来越放射着光彩，连那留着五绺长髯和两鬓斑白的长者都停下来酒杯，两眼直望着窗外。

“真有意思，我们这些科场上几进几出的人，今天也还这么心情激动！”候补同知捋着长髯说。

“比我老婆临产，我站在窗外静候生男还是生女时的心情还要复杂，还要激动！”一个年轻的县丞露着尴尬的笑容说。

“哈哈！”人们听了都不约而同地哄笑起来，其中既有长者的宽容和达意，也免不了有人带些嘲笑和戏谑的成份。

“座上诸公，我提议我们再畅饮一杯！现在已经发榜了，我想，我的家人很快就会回来报喜的。我让他们都出外去探信，一旦见有我海南籍的立刻回来通报。”朱镇山兴奋地说。

“有提学大人这番好意，我海南人准会连连得中、喜报频传的。”有人说。

“岂止是连连得中，只怕有提学大人的吉星高照，我们还要夺得个榜首呢！”又是一片欢声笑语、觥筹交错。

然而令人扫兴的是，进来报信的人竟没有报出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来。头一名解元出来了，那是广州的王忠铭，对于此人家也有些耳闻，让他出人头地倒也没有说的；再者，广州毕竟是省城，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最最令人扫兴的是，甚至可以说最最令人沮丧的是，第二名、第三名，以至排到第二十四名，竟然没有一个海南籍的！是老天爷不长眼睛，还是考试官都昧了良心，把衡量文章的玉尺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讨厌的酒！”年轻的县丞将酒杯向桌上猛地一顿，身子挺直地向后靠去，兰陵美酒泼洒了一桌子，周围的人不满地盯了他一眼，又齐把眼光小心谨慎地聚到朱镇山身上。人们不难看出，此时此刻他的脸色虽然依然保持平静，但那平静后面却藏有多少难言的苦涩和失望的茫然呀！

“把灯芯再拨亮一点！”他对家人吩咐说，虽然满堂灯光依然

照得通明，没有一点黯淡的影子。

突然，一个家人磕磕绊绊地闯进来，由于过度兴奋脸上淌出了汗珠，一边喘吁一边高声报道：“中了，老爷，中……中了！”

“中了？谁中了？”朱镇山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焦急地问道。

“有我们海南籍的人考中了！”家人说。

“是谁？是谁？考中了多少名？”大家都急着问。

“是海瑞，海相公，祖籍海南琼山县，高中广东乡试第二十五名。”家人说话语调开始平和下来，可是人们的心情却是沸腾的，停下了的酒杯又不约而同地举起来。“海瑞！琼山县的海瑞！”座上的人不断地重复着这个令人兴奋的名字，同时也让他们在感情上得到欣慰，这一夜总算没让他们白等。

“我认识这个海瑞，我知道他。”朱镇山举起酒杯轻轻地呷了一口，颇为得意地望了众人一下，人们立即两眼紧紧地盯住了提学，都屏息地等候他尽言其详，这位提学大人早就认得新科举人，老宗师与文曲星早有宿缘，这未尝不是人间的一段佳话。

“说起来，也很巧遇，那还是我做琼州督学时候的事。一天，我来到琼山县学，召集县里所有生员限时交出一篇策论文章来，题名就叫《不曰白乎！》。”朱镇山说着露出微微的笑容，十几年前的往事不由得又浮现到眼前来，“想不到这突如其来的指题案试，还真地一下子把那些生员们给蒙住了。摸不透题义、找不到要领的，不在少数，虽说没有人交白卷，但真能说到点子上，说出些精言要论的，竟没有一个。直到最后，我才翻到了一篇文章，不单是字体端重浑厚，而且其文论，确有不少与众不同之处……”

朱镇山至今还记得其中一段极为精彩的话：“若曰：祛贪无过廉，除恶无太尽，乃为‘适得其中’的要旨，此言实为有害之至极也。它与古圣人所言‘仁至义尽’、‘止于至善’的大义，是

背道而驰的。只有一念不生、一尘不染，才可进入至美至善之境也。”

朱镇山把试卷拿在手里。反复地欣赏了好半天，越看越觉察到里面的份量，仿佛透过试卷看到了此人一丝不苟、宁折不弯的人品根基，好半天，他才指着卷子对县教谕说：“此人可以说是真正对上题了。他是那种近墨而不黑，入泥而不染的人，不曰白乎！不曰白乎！”

“群季俊秀，皆为惠连；醉月飞觞，喜得佳音！今日老夫能与海南诸公在此痛饮，共同度过这一美好良宵，痛快！实在是痛快！”朱镇山再次举起酒杯豪情地与大家相邀说。

“不错，实在是件痛快事！就是当年李太白与诸弟秉烛夜游，也没有我们今夜这样饶有风趣！”众人也都兴高采烈地说。

遗憾的是，直到夜阑人静，报信的人再也没有传来喜报。除了海瑞之外，在三十五名举人之中，再没有一个海南籍的了。

一大清早，来省城参加乡试的海南生员们就都赶到海瑞的客房里，大家七嘴八舌齐来向他道喜，祝贺他高中乡试第二十五名举人：

“我们海南来的这么多人，只有海公高登金榜，真是可喜可贺！这不单是你一个人的荣耀，也是我们整个海南的荣耀。”

“我们这次回去也有话可说了。不然人们会问：你们漂洋过海去到省城，怎地都两手空空返回来了？实在是愧对江东父老呀！”

“那还不都得像饭锅里的茄子——”

“此话怎讲？”

“一个个都打蔫了！”年轻的符洁颇为自己的俏皮话而得意，他也是琼山县的，与海瑞同在一个县学。

“听说海公的第一篇《治黎策》写得很好，文里提出的策论，句句切中时弊，主考大人爱不释手。”说话的是文昌县的生员宋

忠。

海瑞拱了拱手说：“诸位，别再谬夸奖了，文章的好坏与巧拙，自古便难以定评，许多时候都是恰恰投中某人之所好罢了。今日海瑞得中，实有几分侥幸，并非吾真地就比诸公强出多少，像宋兄、文兄，还有敝邑的符兄，也都是有学有识的人，今日没中，自有来日。”

“海公说得是也，读书为的是学识，考中与考不中，也有个机遇问题。”老实厚道的文右川说。

“海公适才所说的相劝相勉的话，对于在座诸公自然是有一番道理，可对于我却是对不上号的。”符洁一本正经地说。

“符兄，看你说的！”海瑞拦住了他的话茬。

“不瞒诸位说，我是把算盘珠子吃到肚子里，是多是少自己心里有数。若说宋兄和文兄的文章，那是有沟有坎的，高高低低都明摆着。这一榜没中，下一榜自然跑不了。可我的文章就没法提了，那简直就是毛厕里竖烟筒——”

“此话又怎讲？”宋忠耐不住性子地问道。

“臭气熏天呀！”符洁说出来，惹得屋子里的人忍不住捧腹大笑。笑过之后，他又满脸认真地说，“在我们之中，海公是自不消说了。除去海公之外，宋兄堪称文章高手，这次没被取中，实在让我感到不忿。不是我背后里骂皇帝，这主考大人实在是眼不识金镶玉，如果我有一把利剑，非把他一双眼……”

“行了，行了，符兄不要胡说了！其实，我那文章怎样，我自己知道，是怨不得主考大人的！”宋忠拦住说。

“不，不，宋兄文章高手，那是尽人皆知的！”众人齐声说道。

宋忠用手搓着胡须自嘲自怨地说：“诸公切莫再讲什么文章高手的话了！我那文章，是床底下修塔——高也有限。大家只要看一看我这沙场老兵，屡战屡败，就知道我到底有半斤还是八两

了。”

众人听了相觑无言，脸上多少都挂有一丝难言的苦涩，倒是那心直口快的符洁，没遮拦地笑着说：“宋兄，想必你又是做了宋朝的苗振，接生的时候把个婴孩倒捧起来？”

一句话惹得满屋的人忍俊不止，连宋忠本人在内，都破闷开怀地笑了。只有一个刚入庠的青年不解地问：“符兄，这苗振是何人，有何典故？”

宋忠拍着那青年肩膀说：“符兄刚才比喻得很恰当！很地道！这个苗振，是宋仁宗时候人，本是有些才学的，在临进考场前，宰相晏殊特地过来关照他，告诉他明日是皇上亲临殿试，让他务必把课业好好地温习温习。可这位苗振却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夸口地对宰相晏殊说：‘宰相只管放心，哪里有干了几十年接生婆的人，会把婴孩倒捧的！’结果是大意失荆州，临场竟然没有把题目做好。下来之后宰相去看他，笑对他说：‘想不到，你真正地竟将孩儿倒捧了！’”

“真想不到！想不到！”青年秀才咂嘴地说。

宋忠苦笑地说：“我恐怕比那苗振还蠢，只怕干了一辈子接生婆，也接不下一个顺产的孩子来！”

众人强拉着海瑞去了鹿鸣春酒楼，祝他进京后再得一捷，高登到天子龙虎榜上。

符洁带头连连举杯祝贺，决心要为他的这位同乡赢得更多的荣耀。酒半醺后，他还高声诵起《小雅·鹿鸣》来：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这场鹿鸣宴一直吃到掌灯时分。窗外，从一片棕榈树后透过来金黄色的晚霞，江风吹来，拂动着像孔雀翅膀般垂落下来的树叶子，发出沙沙动人的声响。

“海公，明天我们就结伙回海南了，你一个人留下来，望多

保重！”符洁说。

海瑞举杯默默不语，沉吟了半晌之后说：“诸兄，我反复地思量过了，我还是同大家伙一道还乡吧！”

众人听了莫不为之大吃一惊，都好心地劝他说：“海公，这可使不得！你留在省城里，有宗师和同年要拜会，人情面子上的事无论如何也是少不了的。此外，还要去布政司里办理赴京赶考的咨文和盘费，等这些事情都打点下来，考期怕是也就要临近了。”

“海公，什么事情都可以耽搁、错过，只是这考期却是万万不能错过的。人生能逢几次大比之年呀！”文右川诚心诚意地劝告说。

“切莫学我的样子去做接生婆，误了考期，莫说是倒捧着婴孩，怕是连产期都赶不上了，把孩子给憋死在肚子里！”宋忠更是苦口婆心地相劝。

尽管众人一片诚心的衷告，没有一个人同意他山水迢迢地随他们返回海南，但是海瑞却冰坚铁硬，决心要与他们同行。

“诸位有所不知，我海瑞自幼履尽艰难。年刚四岁先父见背，门衰祚薄，孤苦零丁，只有母亲谢太夫人独撑门庭，既作严父，又作慈母，所受的艰难苦楚非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我未及懂事，母亲就亲口授我《论语》和《孝经》，三更灯火，五更鸡鸣，母亲是一边做着针线活儿一边教我念书的。遇到有背不出来的时候，母亲一面用戒尺打我手心，一面自己悄悄地拭泪。等我长大到就读年龄，母亲又是不顾家境之贫寒，定要将我送到县内最好的塾馆，延聘最饱学的先生，逢年过节必以最优厚的束修去敬献。没有母亲如此苦心孤诣，海瑞焉能得有今日？今日幸喜得中，若不将如此大事禀报母亲，陪她亲自祭告祖先，布奠先父，如何对得起她的一片感天动地的至诚呢？”

众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高山流水，空谷幽兰，使人的心灵

都得到了—次净化。大家久久地沉默无言，谁都无法在这感情与理智、圣洁与超脱、大义和事理之间做出更为合适的选择。

“可是无论怎么说，海公，你还是要好好地度量一下日益逼近的考期！”一向老诚持重的文右川还是忍耐不住，权衡了轻重之后忠言相告说，“我们回乡走的是水路，万一在哪一趟路途中遭遇到风浪，这日期可就难以保证了。男儿在世总要以功名事业为重，谢太夫人年岁尚不算高，尽人子的孝道正有来日呢！”

“文兄说得对，海公还是留下来，打点着进京赶考之事为要呀！”众人都醒悟过来，又是一番苦心的劝告。

可是，不管人们怎么说，一向性格忠耿的海瑞还是认定了自己的那个理儿，毫不动摇地坚持要回去。他在归舟中对众人说：“我们读书课业，学尽圣人的千言万语，而归终无非在‘明理’二字，在于使人认识其真心。中举而不归家禀告父母，特别是堪比孟母择邻、岳母刺字的谢太夫人，对着她那番苦心，我若不回乡向她禀告，便是违常情、废礼制，不明事理。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就是进京考中了，朝廷又何缺这种官呢？”

大海用滚滚的无际波涛，紧托着游子的一叶归舟。

岁月，是最难得把握住的链环。等到海瑞祭告过祖先、辞别老母重新乘上航船漂洋过海返回广州时，进京赶考的举子差不多都走光了。临行前，宋忠、符洁等都来码头送行。在执手告别之际又一再叮咛，让他一切行动都要紧上加紧，千万莫要错过考期。到了广州，他与海安又住进了来时的客栈，第二天一早就急匆匆赶到布政司衙门，凭他本科举人的身份领取进京会试的咨文和盘费。

但是，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原本以为通了姓名、报上籍贯就可以办领下他应该取得的一切东西。谁知穿堂越户，从这推到那又由从那推到这，费尽了口舌，坐在堂上的那些不大不小

的官员却硬是不哼不哈，不理不睬，就像坐在庙台上的城隍，光瞪眼睛不说话。你这里是火烧眉毛，急得通身是汗；他那里却是装聋作哑，手托茶盏半天半天地吹拂着漂在上面的茶叶末。

海瑞一肚子愠恼地从各主管衙门口里退了出来，这时，有几个不咸不淡的人主动靠拢过来，向他眨着狡黠的眼睛挑明地说：“到这里来办事，不打点几两银子会让你把好处白白赚走！”海瑞一愣地说：“什么好处，这不是朝廷的法规明令吗？举人要领省里的咨文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路上的盘费按规定由当地官府拨付。”海瑞一字一板地说，几个人却只是嘿嘿地冷笑，互相对望了一会，又转过脸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海瑞，像是在审视着一个怪人。

“那你就去凭着朝廷的明文定例吧！”几个人带着一脸嘲笑的神情离去。

“老爷，咱就舍出几两银子打点吧！不然，领不到咨文、盘费可怎么进京？眼看，会考的日期就要到了。”海安看到老爷这样不软不硬地碰壁，便想着法儿开导说。

“开科取士，原是为着朝廷招揽人才的制度，我们照章办事，向他们交哪门子打点费用？”

“老爷，凡事不能一条道跑到黑！你说是朝廷制度，他却说盘费钱是在我手里攥着，发不发由我。你说是照章办事，他却看着好处办事。结果，还不是误了咱们的大事。”海安说。

“不行，不能助长他们的恶风陋习，让那些贪官们随心所欲！”海瑞斩钉截铁地说。

“可是，那就误了我们赶考的日期。老爷，我们千里迢迢，漂洋过海，为着什么？难道就因为这几个打点的钱，把你的锦绣前程都废了？”海安焦急地说。

“宁可不可考，也不能苟且！读书，原就是为着替圣人行事的！”说过，海瑞又对天吟诵道，“圣贤以识真诲人，吾将率其真